

重庆，我们来了

十八梯的记忆

□吴红金

一座城市，有很多记忆的符号。重庆当然也不例外，吊脚楼、长江、嘉陵江以及飞架于两江之上、形态各异的跨江大桥。而在这些记忆符号中，街道最具代表性，它是一座城市的年轮，以城市中心为圆心，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展，记录着城市的生长。

重庆最具代表性的街道之一便是十八梯。渝中老重庆分为上下半城，位于山上的较场口、解放碑商业步行街等为上半城，记录着城市的繁华；山下的南纪门、解放西路等地为下半城，记录着城市的朴实。而上下半城之间，由一条自下而上、弯弯曲曲的石板梯步砌成，完全靠步行的老街相连。它便是十八梯，它，记录着城市的市井生活。

年轻时才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宿舍在下半城的南纪门，单位在上半城的临江门。如果坐公交，需要绕一大圈，再转一次车才能由起点到终点。像我这样住在下半城的大部分年轻人，几乎都是步行穿过十八梯上下班，每天用脚步丈量着这座城市的长度与高度。

那时，我住在16楼。老房子没有电梯，平衡需要向上爬10层楼才到家，而向下走6层楼，就能到达临江的长滨路。长长的十八梯，练就了每一个年轻男人的腿劲、重庆美女的腰肢。那时的我，走完十八梯，再一口气爬上16楼的家，都不带喘气。夜晚，推开窗呼吸长江上吹来的江风，看江面上倒影的夕阳，向往第二天的美好。

十八梯不是你像中只有十八步梯，但到底有多少石梯步，无从考证。我曾经在上下班途中数过，但数着数着就岔了，因为街道两旁有太多吸引你的东西，走着走着就会忍不住停下来去瞧瞧。

后来我想像中觉得这条长长的街道应该是十八组梯步吧，不然为何叫十八梯呢？但终究没有去再数。十八梯下半城口有一座剧院式茶楼，里面只演川剧，从早到晚锣鼓喧天，附近没事的老年人每天在里面一碗盖碗茶，一坐就是半天，感受着生旦净末丑的百味人生。而剧院的锣鼓声则是年轻人冲锋的号角，和着锣鼓，踏上十八梯的第一步梯步，就踏上了人生的战场，踏上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带你到山顶的十八梯每天都演绎着市井百态。有沿街走着叮叮当当“敲敲糖”的小贩，更有现今被人们称为“高端定制”，那时却是低端收费的裁缝铺；有清晨刚洗过头，从吊脚楼露出半个身子回眸一笑，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也有肩挑背扛、穿着解放球鞋匆匆行走的力夫。

十八梯是一部人生的奋斗史。人们走着走着，便离开了十八梯，奔向了上半城。接着又来一波年轻人它在它上面走着，跑着，跳着，将有棱有角的石梯步踩得光滑而圆润。有人一不小心在上面摔一跤，磕掉一颗门牙，再爬起来，用袖子抹掉嘴角的血迹，看看光滑的石梯步，骂上一句，尔后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前行。

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新房子有了人们的期许，十八梯的居民们也纷纷陆续搬离。沿街的木质吊脚楼，砖混平房，与木棉花搭建的违章建筑混在一起，越来越多，杂乱无章。然后，政府招商引资，将这条有代表性的城市街道打造成了传统风貌区，商户的吆喝声再一次响起，十八梯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曾在十八梯拍摄，上映后风靡全国。十八梯不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它有关于青春，关于奋斗，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

春野食事

□陈嗣红

野菜的金苗，潜伏在冰雪滋润的泥土深处，经过整个冬季的孕育，一场春雨，那些嫩绿的芽苗就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最丰富的野菜季如期而至。

早春，巫山人视为珍品的地米菜就已经悄然来到葱蒜或菠菜地里，也从还覆盖着残雪的田坎路边冒出嫩绿。它来去匆匆，人们常常还没来得及采收，它就已经开出星星点点的白白枕头花老去了。荠菜，巫山人叫地米菜，属十字花科植物，味甘性平无毒。地米菜淡淡的清苦味中带一丝甘甜，在田野的阳光里抖动着嫩绿的羽状叶子，十分好看。

地米菜嫩苗洗净可以直接凉拌，也可余水凉拌。当然，最经典的吃法还是包地米菜饺子。包饺子还没有吃上几天，地米菜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就迫不及待地在原野铺展开来，十分美丽。采一把插在陶罐里，地米菜花像星星一样明媚浪漫，春意在这屋子里流淌，让人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而开花变老的地米菜更是养生又美味的春食，采一把连根带叶的地米菜洗净，用瓦罐煮鸡蛋，无需任何调料，碧绿清香。吃蛋喝汤，清头风，止头痛。

几日常阳，面蒿粉嫩的幼苗就在多年生的老枝上爆出新芽，采摘一把在手，清香扑鼻而来，是春天特有的味道。

巫山人喜欢面蒿，认为可以当主食，故尊称其为“面”。面蒿为菊科植物艾属，多年生半木质草本，羽叶互生，与药用艾蒿极其相似，一般很难区分。巫山人喜欢吃“蒿子饭”，在今日富足的餐桌上，“蒿子饭”如一陣山风吹来，有树叶和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

蒸蒿子饭是个技术活，农村能干的主妇才蒸得出好一锅好吃的蒿子饭。采面蒿嫩苗洗净切成细末，玉米面撒水静置一会儿，然后捏成松散的坨，装入木甗煮熟，出甗后继续撒点水静置一会儿，再加入新鲜蒿末、切成细丝的腊肠拌匀，复用水火蒸15分钟左右出锅。蒸好的蒿子饭非常漂亮，金黄中点缀着青绿点缀其间，清香扑鼻、金黄透亮，十分诱人食欲。一碗蒿子饭，让他乡的巫山人瞬间忆起母亲的味道，也是多少老巫山人剪不断的乡愁。

清明将至，路边的清明菜已是毛茸茸粉绿一片，暖阳下有些爆出米粒般的金黄小花，静静地开放在山坡或田野。

清明菜是名声响亮的野菜，著名的艾窝窝就是用清明菜做成，用于做饼也特别香美。将鲜清明菜嫩苗洗净加少量水打磨，加糯米粉拌匀做成小圆饼，沾上面包糠即成饼坯，下油锅炸熟就是好吃的清明菜粿粿。或者，也可包在竹叶上笼蒸熟，打开竹叶，把粿色泽翠绿，尝一口清香甘甜，那种纯粹的味道就无法忘记了。

春天的绿是一片新绿。是柔嫩，清新，向上的翠绿。春天的野菜实在数不过来，也诞生了许多美味：刺角菜炒鲜广椒，绵软下饭；干扁马兰头，清香开胃；鹅儿肠煎鹅蛋，民间认为可以预防中风；灰苋菜余水经凉水浸泡后沾酱，口感爽脆。

还有巫山的传统野菜如黄姜、山苕、山药，特别是巫山人热爱的黄姜，在外地人的眼里那是在吃苦药。当然，不是巫山人又怎能体会那种入口清苦、回味软糯的奇妙之旅呢？

还有那巫山的椿芽树，在从低到高的山上顽强地生长。这个季节，椿芽渐次上市，满大街的青红的椿芽，真有了把春天搬到市场里的感觉。

是的，椿芽还在时，春天也还在。

投稿邮箱:kiwtx@163.com

抗战时期，戏剧救亡运动席卷全国，诞生了一大批质朴真诚的作品，饱含着创作者的热血与勇气，发出了正义的呐喊。而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在其中写下辉煌厚重的一页。

一纸素笺，饱蘸深情。在3月27日世界戏剧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期《两江潮》特刊发表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的长女陈虹撰写的这篇怀念文章，让我们一起致敬前辈，继续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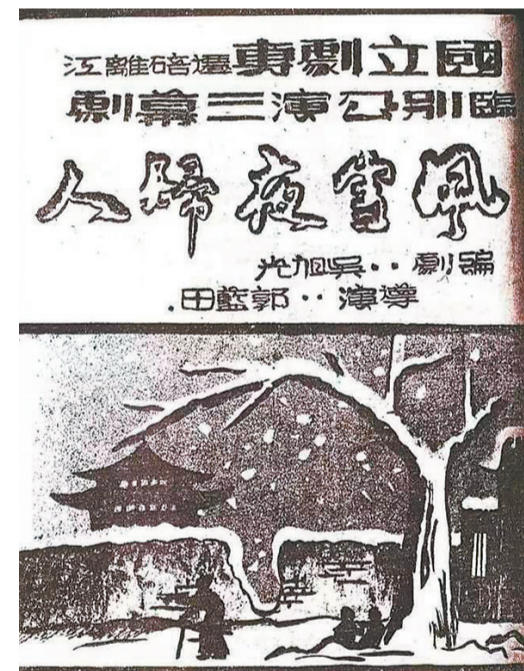
——编者



▲1983年，陈白尘(右)与阳翰笙(左)重返重庆。陈虹 供图



▲陈白尘在重庆创作的剧本。陈虹 供图



▲《风雪夜归人》海报。

□陈虹

2021年4月4日，我刚下飞机，便情不自禁地对着这座美丽的山城高声呼喊：“重庆，我们来了！”

是的，我们来了！作为“戏二代”，我们代表着自己的父辈们来了！80多年前，这里是抗战话剧的大本营，这里是他们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遵循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们将话剧舞台打造得五光十色，将话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深切地回忆道：“父亲的许多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全都诞生在这里！”

石羽的儿子石小满激动地说：“‘皖南事变’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父亲要求去延安，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他讲，这里也需要人啊，留下来好好干！”

路曦的儿子杨和平永远不会忘记《风雪夜归人》的演出：“周恩来同志先后看了7次，见到母亲后，不喊她的名字，直呼她扮演的角色：‘玉春来了！’”

贺孟斧的女儿贺凯芬流下了眼泪：“视艺术为生命的父亲，最终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那是1945年的5月，距离抗战胜利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

……

感谢重庆市话剧院邀请我们来参加抗战建馆8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完工于1941年的由郭沫若提议为话剧演出而修建的剧场，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它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

于是，我们来了，从四面八方来了，怀揣着父辈们的心愿和梦想来了！作为下一代的我们，终于呼吸到了他们曾经呼吸过的空气，终于触摸到了他们曾经触摸过的土地。

那天，我被大家推选为代表上台发言，面对着数百名观众，不知怎的，我一下子想起了中华剧艺社的前台主任沈硕甫的故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指示：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坚持斗争。于是，一个叫“中华剧艺社”的民营剧团很快组建起来。

然而，要想生存，要想继续战斗，中华剧艺社承受了难以言说的苦难。被大家称作沈大哥的沈硕甫，更是冲锋在前独当一面：在剧场内，他要不畏强暴同地痞流氓斗争，以抵御他们的肆意骚扰与破坏；在剧场外，他要千方百计跟官府衙门斗智，以获取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准演证”……那天深夜，他终于倒在重庆的街头。一张破席裹着他那枯瘦如柴的身体，除了外面的一套为了虚撑门面的西装外，里面的衣裤被烂得如同乞丐。

作为中华剧艺社的秘书长，我的父亲陈白尘含泪写下悼文。

经济上所承受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剥削，政治上所遭受的种种独裁专制的压迫，使他们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躲债，社长应云卫大年三十不敢回家，那个名叫“比期”的陶玉洁，利息高达百分之三十，一个月下来，一块钱的借贷就是九毛钱的暴利！为了宣传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他们的戏屡屡遭到禁演：《结婚进行曲》《风雪夜归人》《草莽英雄》……仅仅半年的时间，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列入禁演名单的剧本就达116部之多。

那天沈硕甫是为《霸王别姬》的演出而累死的。当晚的戏票已经售出，观众也已陆续进场，但“困审会”的“准演证”还是没有拿到手。沈硕甫竭尽全力去奔波，当他终于捧回那张“派司”时，另一纸命令却让人瞠目结舌：第一幕第一场被完全砍去，其他的各场也都删得面目全非。

我找不到一张沈硕甫的照片，也想像不出他长什么样子。他走了，默默无闻地走了，带着他的遗憾，带着他的悲愤，走了！

讲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几度哽咽。我眼见台下坐着的“戏二代”们——郭沫若的女儿、魏鹤龄的女儿、张逸生的女儿、应云卫的孙女……她们也都掏出了手帕。

中华剧艺社的同仁们没有被吓倒，他们仍在顽强地生活着，乐观地战斗着。

然而，贫穷带来疾病，疾病带来死亡，剧坛中的丧事一桩连着一桩：应云卫刚满周岁的幼女应苍天夭折了，友团的杰出表演艺术家施超与江村亦先后客死于异土他乡。

江村是国立剧专的学生，他的演技，尤其是他那特有的诗人气质，征服了大后方的众多观众。然而，1944年的5月23日，还差一个星期才满27岁的江村，因患肺结核而凄惨地离开了人世。那天安葬时，朋友们特地将他的脸朝向东方，愿他能够看到初升的太阳，愿他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故乡……

什么是被荆棘刺伤？什么是宁死不屈？就在这一年的岁末，36岁的父亲完成了他的剧本《岁寒图》。他这样写道：“我知道冬夜还很长，我们还要艰苦耐心地度过。而在此时此地，号召耐寒的气节，为抗战作最后的支持，正是我们对于每一个抗战人员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

这部戏就演出于当年的抗建堂，就演出于那天我所站立的那个舞台上。两位主角分别由石羽和路曦扮演，他们二位的后代石小满、杨和平当时也正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

石小满和杨和平当晚一直默默无语，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他们，没能赶上那场演出，没能亲眼目睹自己父母所塑造出的坚毅形象。他们在缅怀，他们更在追忆，那是一群英勇的前辈，那是一段不朽的历史。

二

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就位于抗建堂的二楼，剧场的旁边。门口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中国话剧的圣殿，将我们引进了庄严而肃穆的展览大厅。那是抵达重庆的次日，天空飘洒着蒙蒙细雨，有似我们的心情，有似我们的思绪。

一张张照片，将我们带入了历史，带入了各自父母的身边；一件件实物，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可歌可泣的年代，那个热血沸腾的岁月。

我们看到了《屈原》的剧照——为了增强舞台效果，为了配合屈原的长篇朗诵《雷电颂》，社长应云卫当年咬牙批准了导演陈鲤庭的建议：将观众席中的前三排座位撤掉，改成乐池，聘请乐队进行伴奏。这三排座位叫做“荣誉席”，以筹募基金的名义而出售，不仅票价比普通戏票的10倍、20倍，更重要的是不用纳税。这对于被五花八门的捐税逼迫得难以以为继的剧社来说，无疑是一笔活命钱！然而，为了艺术，应云卫牺牲了这笔收入；为了演出，他带领大家继续忍饥挨饿。

我们看到了《家》的舞台模型——当年导演贺孟斧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定要让《家》真正回到它的老家。为此，它必须是原汁原味的，带着浓厚的成都风情，也就是巴金原著中的风格。他带着自己的夫人亦即该戏的舞美设计方菁，亲自跑到巴金的老宅子里，将那里的所有建筑，小至窗棂的式样，一一记录了下来。他要求方菁：一定要让台上的所有装饰与道具，都具有地道的成都特色；而服装设计，也必须按照当地人的服饰剪裁和制作。

我们看到了《结婚进行曲》的海报——那一次演出，主角秦怡突然失声，尝试了多种方法仍不见效。她急哭

了：“只能让观众退票了……”应云卫坚定地摇了摇头：“要相信自己，哪怕是气声，也一定要坚持演完。记着：观众是冲着你的来，是冲着中艺来的！”于是她上台了，用只有自己能够听得见的声音演完了整场戏。剧场内静悄悄的，观众们屏住了呼吸，既无丝毫嘈杂，亦无一人退席，大家被她的真情表演深深吸引，为她的全力付出久久感动。……

凯芬大姐是我们这一行中年龄最长者，当年的她经常跟着父母去剧场里看热闹。于是她聆听了她的回忆——这是大人们后来讲给她听的：“中艺的红火，用‘轰动’二字根本无法形容。所谓轰动，不是说所有的票都卖光了，而是连站票也不剩一张。走道两边，座位之间，没有丝毫的空当，观众将椅子拖了出来，一个挨着一个，连成一片。一次碰上停电，演出被迫中止。哪知观众们坚决不肯退票，一致要求点上蜡继续表演。”

张逸生的女儿张小之也忍不住讲起了她从自己父亲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那是《屈原》的演出，散场后已是深夜，从沙坪坝赶来的大中学校的师生们无法返回十里之外的校园，于是便逗留于剧场里，一边坐谈演出的观感，一边等待着天明。演员们也都被他们的情所感动，一个个也都回自己的住处——当然也包括张逸生在内，和他们一起交谈，一起倾诉着由《屈原》激发起来的昂扬激荡的心声。“你们滚下云头来！我要把你们烧毁！烧毁！”剧场内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齐声诵读《雷电颂》的声音。

展览大厅很静很静，让我们似乎穿越了历史的时空；厅内光线很暗很暗，仿佛担心我们吵醒了那段沉睡的时光。

老一辈的剧人们，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大后观众的一致赞誉。他们不仅是铮铮铁骨的战士，更是视艺术为生命的大师。戏比天大，是他们的宗旨；完美无缺，是他们的追求。

我放慢了脚步，发现周围的人也都放慢了脚步，他们在静静地凝视，他们在默默地行礼。我不由自主地也摘下了帽子和围巾，向着大厅的深处弯下腰去……

三

刚刚退休的陈嘉昆，是重庆市话剧院的前院长，也是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策展人之一。听说我们的到来，他特地设宴招待，而我们这些戏二代们，也极想听他讲述有关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于是第二天的晚上，我们一起乘车来到重庆南岸，来到那家颇有盛名的大酒店。

餐厅坐落在高楼的顶层，进得厅内，吸引我们的不是满桌的丰盛菜肴，而是窗外那迷人的景致——耀眼的灯火，随着山城的起伏，层层叠叠，有如仙境一般。作为主人的陈嘉昆，似乎忘记了应有的礼节——招呼大家一坐下，而是一把拽住我和凯芬大姐的臂膀，急匆匆地把我们带到了门外的平台上。

平台又长又宽，是供人观景用的。“看，就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他的头已经伸出了栏杆，他的手臂高高地指向了前方。放眼望去，那里同样是一片灿烂的灯火，伴着霓虹灯的闪耀，照亮了半个夜空。

“那里就是瓦窑湾，四川籍作家刘盛亚捐献出来的墓地，当年沈硕甫、应云卫和贺孟斧先生安息的地方……”他的声音哽住了，哽了很久，再也没有说出话来。陈嘉昆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且又重情重义的人，可以想象，为了考证这处遗址，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我明白了，突然间明白了，今天他之所以选择此处地方来宴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让当时尚处垂暮之年的凯芬大姐知道这个地方，记住这个地方。尽管它是伤心之地，但当年的它是与相濡以沫的同仁们一铲一锹筑起来的，是由生死与共的战友流着泪水筑起来的。

我的耳边响起了父亲为贺孟斧撰写的那篇祭文——我将永远地记着你，警惕着我的工作：将如你宁愿饿着肚皮，也不与那些败类合作，去导演某一类的戏一样，我将永远把握住我的笔，不逢迎观众，不逢迎剧团老板，一直到我和你一样地倒下去……孟斧，你走吧，不能继承你的遗志与遗愿，不配作你的朋友！

凯芬大姐已经是泪如雨下了，这是她成年后第一次回到重庆。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那片闪烁着光亮的地方。她的父亲贺孟斧是当年中艺的顶梁柱，是抗战剧坛的翘楚，导演了一系列堪称绝版的剧目：《愁城记》《忠王李秀成》《风雪夜归人》《家》《桃花扇》《北京人》……贺孟斧走时还不满35岁。他辞世前的那天夜里，窗外同样是万家灯火，同样是不眠的星空。

“姐！”我拉了拉凯芬的衣袖，“咱们一起喊，朝着那个方向喊！贺孟斧叔叔会听到的，长眠在那里的先辈们会听到的，所有献身于话剧的先辈们也一定会听到的！”

“贺叔叔，我们来了，来看看你们来了！”

“爸爸，妈妈，我们来了，来追寻你们的足迹来了！”

“重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

凯芬姐流着眼泪在喊，我哽咽着声音在喊，屋内的“戏二代”们也也都跑了出来，扯开了嗓子一起喊。

喊声此起彼伏，飘向了夜空，飘向了苍穹，飘向了天际，飘向了离我们远去的亲人们。



▲《屈原》剧照。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重庆市话剧院提供)